



文创，让纸和字鲜活起来



当作家、学者们的思想之光借助图书这个载体广为传播，走入其他更为广阔的空间时，字里行间的点滴，也化作各种形式渗透进了我们的现实生活。2020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上，出版社、书店、图书馆，都从自身的特点出发，设计制作的文创产品使一页页纸、一个个字“活”了起来。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逗号”文创寓意着“一切都好”，这次在上海书展上，以上海历史及海派文化为基石推出的“魔都”系列文创让读者不由嘴角上扬，以疫情期间走红网络的沪语“屏牢”为灵感，推出文化衫及仿陶瓷杯、手机壳等周边，寓意保持坚韧与努力，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产品种类涵盖了从主题帆布包、T恤、雨伞、折扇、丝巾等生活用品到手账、外滩保护建筑群明信片、外滩书签、石库门书签及铜尺等文具用品，旨在立足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介绍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小伙伴告诉记者，在文艺女青年中颇有号召力的服装品牌“步履不停”与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联名款服装在书开展幕的次日就宣告售罄了。这套联名款衣服出自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起推出的“译文经典”书系。这套小32开精装版丛书，因封面绚丽别致，颇有莫里斯花纹风，被网友戏称为“窗帘布”系列，内容几乎都来自名家名译，是不断重印的经典译本。

主宾省

在主宾省浙江的展位，在良渚博物院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常见的元素，成了手机壳、团扇、眼罩、桌布、笔袋、笔记本的设计主图案，杭州晓风书店掌门人朱钰芳介绍，这次书店以“博物馆”为展示主题，除了以丰子恺系列为主的作品，还有与各大博物馆联手推出的不同品类。与此同时，萧山花边这次也被带到浙江展区进行展示出售。

上海作家书店这一次把院子里的“爱神”普绪克也带来了。“爱神雕像”出现在帆布购物袋上，也被制成摆件，站在了书桌上，婀娜温柔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图书馆

在这次书展上，上海图书馆以小校场年画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经典故事场景为素材，通过现代设计语言开发的文创令人难忘，叶吉、童趣、得胜三大主题系列文创用品以“承古萌新瑞蔼盈门，祈福迎祥创想无限”为理念，寓意“助您诸事叶吉(大吉大利)，葆您赤子童趣，伴您旗开得胜”。

上图副馆长林峻告诉记者，上图的馆藏大部分都是碑帖、古籍善本、唱片、方志、手稿……与博物馆藏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们都是平面的，因此图书馆文创产品强调的就是“书卷气”。在上图的文创类产品中，“神奇笔记本”以自己动手线装为一大卖点，“神奇笔记本”套装里有针、有线，也有上图馆员亲手绘制的详细图解。笔记本的封套颇有故事——约200年前，仪昌城外淮提庵里一株枯死40年的老梅树忽然复活，枝叶繁茂，花开满院，古香异常。大学者阮元惊为异象，欣然提笔，名之为“返魂梅”。百年前，画家陈子清在重装《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时，在书衣上画上了一株苍健的梅花，以“返魂梅”喻示他的装裱给了这本古书新的生命。本报记者 徐翌晨

家庭馆主用2万册绘本搭建秘密花园



系列报道 5

开一家书店，是很多爱书人童年时就有的梦想，只是莉莉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会在自己成为一名母亲后变成现实。

在远离上海市区的北桥镇，莉莉经营着一家被各大“妈妈群”疯狂安利的绘本馆，说经营其实并不确切，因为这是开在家里的图书馆，更像是“爱书人的聚集地”。从最早仅限于邻里之间的分享，到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如今这家名为“星云绘本馆”的小小家庭图书馆已开了5年，拥有大约2万余册图书，基本覆盖0岁到16岁孩子的阅读需求(见下图)。

去年，有人来谈合作，建议莉莉将绘本馆“扩张”，被她婉言谢绝了：“我没想过要靠租书挣钱，我不过是在带娃的闲暇做些自己喜欢的事，路上遇到些志同道合的人，这就够了！”

曾经的理工女

初次走进莉莉家的人，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面积颇大的复式房，客厅里整整一面书墙不算，餐桌边靠墙都是书架，里面码着一袋袋的分级阅读包。旋转楼梯旁，七八箱尚未来得及开箱的新书，右手边还有一间专门放绘本的阅读室。拾阶而上，顶层满满都是书。

以一己之力管理2万多册图书，要将客人随手抽出来的书及时归位，还要帮着找孩子指明要的书，莉莉虽然只有两只手，却神奇地忙而不乱。仔细看，她的书架上，所有书都有固定的编号。好奇地问她：“这是你自己编的图书码吗？”“当然不是。”她飞速将地上一堆孩子们看完的书塞到不同书架的不同位置，又抽出两本递给旁边等待的孩子，说：“我比对了几种图书管理软件，用了我觉得整理起来最方便和有序的。”

在开绘本馆前，莉莉从事的是在外人看来相当神秘的航天工作，是物理专业的高材生，偏向理性

思维的她，管起书来也有她的章法：“理书见性格，有些人喜欢按照科普、故事、传记这样来归类，我大方向会按照系列，落实到每本书还是喜欢编上号，就不容易乱。”

“星云绘本馆”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莉莉自己也没想到：“只能说，我低估了自己买书的瘾头。我爱看书，自然也看重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买着买着居然就买成了图书馆。”

现在的孩子王

虽然是绘本馆馆主，莉莉却从未将这当作一门生意，她对“客户”很“挑剔”。“最怕的就是尚未养成阅读习惯又不爱惜书本的熊孩子。”莉莉曾经有过最惨痛的经验，之前托人从美国人肉背回来的原版《毛毛虫》，因为是洞洞书，一个孩子一手抓上去，就把书抓烂了。“我那个心疼呀！”莉莉坦言：“就爱书人而言，很多时候不是钱的事儿，有的父母会觉得，孩子弄坏了书，多少钱我们照价赔偿就是。但在我这里，这书的价值很可能不仅仅是后边那个价格，它还包括了朋友千里带书的情谊，曾经翻阅过这本书的孩子对它的情感，以及阅读所带来的美好回忆。”

对于将自家的书拿来“共享”做成绘本馆，莉莉的纠结就从未停止过：“开了绘本馆，有了大家的加盟，我们就有钱买更多的好书，孩子们有更多的书读；可也因开了绘本馆，你就不得不面向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应对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很多英文分级阅读图书都是一整套几百本的，我们外借一包是20本，如果当中被弄掉了一本，我这一整套就不完整了，这真的不是200块押金就能解决的事。”

也正是在书这件事上有着近乎执着的完美主义，莉莉这5年来拒绝了很多想要加盟、赞助或是帮忙扩张的建议：“我还是没有勇气让我的书脱离我的掌控完全对公共开放，我们如今的会员也都是邻居朋友介绍的，多数也是朋友的朋友，每次来新的孩子，如果是那种‘有钱就任性’的，还是建议他们自己去书店买，我真忍不了自己的爱书被糟蹋。”

本报记者 朱渊



记者手记

多一些安静翻书的孩子

每个第一次来到绘本馆的孩子，都会拿到一个长颈鹿的卡尺，这是用来给孩子们找书用的。“把卡尺插在喜欢的书的前侧，再把书拿下来，看完了只要找到卡尺把书归位就可以。”莉莉喜欢让孩子采用这种“半自助”的取书方式，能让孩子们慢慢养成书本整理的习惯。

有很多家长觉得，在如今被电子产品包

围的时代，要让孩子静下心来看书，很难！可是在莉莉看来，难以静心首先是缺少阅读的氛围，其次是没有足够多的选择。在莉莉的绘本馆里，书在和手机的博弈中就占了上风，“要相信书本的力量，只要你能给到足够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书，每个孩子都会是那个能安安静静翻书的天使。”

朱渊